

和富二代出去玩是什么体验?

我曾经是名媛拼单群的一员，在拼单局上成功钓上了一个富二代，开天蓝色的保时捷，做最贵的体检套餐，住豪华的五星级酒店。

我以为能跟着加入豪门，结果这富二代也不是什么傻白甜。

第一次见到于超，是在一个宴会上。

我当时正在自助水果区转悠。站在我旁边的男人，身材高大，眉头略略紧蹙，脸上偶尔会浮现一种既傲慢又自卑的神色，让我觉得似曾相识。

他一入场我就注意到他了，他那会儿在打电话，口气似乎在跟一个医生通话，商量下个月某天去某家医院体检的事，「对，就要最贵的那个体检套餐。」

我拿着水果夹子，假装这一排的每一种水果都看不上，嘴里轻声嘟囔：「这里的自助餐也真是的，越来越差了，根本没什么吃的嘛。」男人正打算去夹奇异果，我叹了一口气，「这种奇异果根本就吃不了。」

男人莞尔，「为什么？」

我暗喜，果然上钩了，却淡淡地道：「这种有芯的不好吃。我吃奇异果，只吃无芯的。」

男人哈哈笑起来，「我还以为是我妈矫情呢，她也只吃无芯的。你，叫什么名字？」

我说：「我叫叶眉。」

这就是我跟于超勾搭的过程。

于超仪表堂堂，不少漂亮女生过来搭讪，他却一副深情目光只看向我。整个晚上，他如一名护花使者，陪在我身边。

晚宴临近尾声时，于超对我说：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那里有贵腐，配你爱吃的奇异果正好。」

暗示很明显，但矜持的样子还是得做做。我犹豫不决，他在我耳边道：「水果是无芯的，可我对你，是有心的。」

我莞尔，「你忘了，有心的我可不吃。」

「也许你应该换个口味。」他温柔地揽过我的腰，我没有挣脱。

我们一同走出宴会厅，他的车就停在门口的停车场里。天蓝色的保时捷，在夜幕中闪闪发亮，坐在里面兜风，白天拥堵的文昌南路开起来竟然风驰电掣。

我以为于超会带我去他家，没想到是另一个五星级酒店。一到酒店门口，门童迎上来跟他问好，「于先生，好久未见。」走到大堂前台，他掏出会员卡，前台脸上堆满了笑：「于先生上次住的顶楼总统套房，今天住吗？」

他略作沉吟，「这次不了，就豪华大床房吧。」又对前台吩咐道，「等会儿让人送一瓶贵腐上来。」

前台答：「现在只有 3P 的。」[1]

他转头问我：「3P 的可以吗？」

幸好之前我恶补过相关知识点，不然我以为前台都在开车。其实我对酒没什么想法，我不高兴的点在于，为什么今天不住总统套房。

我说：「随便吧，你定。」

他仿佛看出了我的不悦，笑道：「他们这儿的总套，里面有一股浓浓的雪茄味儿，感觉不好。」

我敲他的头，「老实交代，跟哪个美眉住的？」

他说：「哪儿有什么美眉？我一个哥们来贵阳玩，我给他订的房间，进去坐了一会儿。」

反应挺快，管他答案真假呢。

我跟着他进电梯，他看电梯指示灯，我看他的侧脸，忽然惊觉为什么我会觉得他似曾相识，我终于想起他长得像一个人！

——我高中隔壁班的贫困生王海！但是.....他明明叫于超啊，不可能是同一个人。

我们进门没多久，服务生就把酒送上来了，还带了一托盘的新鲜草莓。服务生打开酒瓶，顺便帮我们倒了两杯。服务生一走，我以为他会立马过来抱住我，结果他却靠在床上，用下巴点着草莓的方向，「吃点儿。」然后，视而不见似的，打开电视机，看起了足球比赛。

我吃一口草莓，配一口酒。正当我回味酒的醇香和草莓的清冽时，我的上身被环住了，一阵热气喷在我的脖子上。我吓了一跳，不过同时也释然了，这样的节奏才对嘛。

我笑笑推开他，「你身上好臭。」

他不放手，「一起洗白白。」

我才不要洗什么鸳鸯浴。于是，娇笑，躲闪。

于超没有勉强，去卫生间了。我冷笑，老娘才不会不明不白地跟身份不明的男人睡觉呢！他的棕色皮革 Gucci 钱包就放在桌上，哗哗的水声响起，我快速地打开、翻找，在第二层的夹层里，我抽出了他的身份证。

事实证明我想多了。

确确实实，他就叫于超。再扫一眼年龄，比我大一岁，身份证上的地址写的是贵阳市观山湖区某小区，贵阳寸土寸金的楼盘。又扫一眼他身份证上的头像，不得不承认，他跟我记忆中

的王海，真是迷之相像，高挺的鼻梁，微笑时也不能完全放松的紧蹙的眉头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这也太奇怪了吧？从来没听谁说过，王海有孪生兄弟呀。正当我陷入回忆时，于超穿着浴袍出来了。也许是我脸上的表情过于认真，他边擦头发边问我在想什么。

我再次跟他确认，「你真名就叫于超？」

「是啊。」他说。

「那你在哪儿念的高中？」

于超明显愣了一下，说：「广东啊，怎么了？」

王海跟我一样，在贵阳念的高中，而于超当时在广东。我心里飞快地想，那肯定不是同一个人了。不过，我对于超又起了别的疑心，他刚才在回答我的问题时，脸上又出现了那种既傲慢又自卑的神色。直觉告诉我，于超，不像他表现的那么简单——他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富二代。但我又很好奇，他到底是什么人呢？

主意已定，不能这么早就把自己交给他，免得睡出什么问题。

吹风机的轰鸣声停了。于超走近我，「你也去洗洗？」

迅速地，我已想好了脱身之策。我进到卫生间，打开水龙头，5分钟后出来，一脸为难的样子，「不好意思，我刚才上洗手间才发现，自己忽然来大姨妈了，不太方便，我们坐着喝喝茶聊聊天，行吗？」



于超轻蔑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脱浴袍，穿衬衫，穿裤子，十分利落。他冷冷地说：「我澡都洗了，你跟我说你不方便？你是不是有病？！」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他又道，「出来混，懂点规矩。」

真正见识了什么叫作翻脸比翻书还快。

我理亏，但自认为没有他说的这么不堪，我反驳道：「我怎么不懂规矩了？！我同意跟你怎么样了？谁没个不方便的时候？你把我当什么了？」

于超冷笑，「行啊，你懂规矩是吧？既然你不是出来玩的，那房费我们 AA 吧。」

我目瞪口呆。他不是有钱人吗，怎么会提出 AA？真是天方夜谭。不过，话已至此，为了争一口气，我只能硬 A 了。火速微信转账，付他一半房费，不忘损他一句：「小气鬼。」

于超整理下衣领，拿起那瓶托卡伊贵腐甜白，「本来还想把酒留给你，你不是来大姨妈了吗？我看我还是把酒拿走比较好。」他又扫了一眼我手上的手机，语气讥讽，「希望你照片已经拍好了。」

我坐在酒店的床上，气结。拼团也不是第一次了，但这一次，真是亏大了。这人看着穿得人模狗样的，没想到是个穷逼！跟女生 AA 房费，怎么想的？我点开微信，看到他的头像，一只贼头贼脑的猫，心里直冒火。一气之下，我把他加入了黑名单，再也不想收到他的任何消息。

过了一会儿，我冷静下来，来都来了，绝对不能浪费这么好的房间。于是，迅速整理床铺，打开所有的灯，接着从包里掏出kindle，翻开《人间失格》，定格在中间的某页，45度角放在桌面上，然后从房间的花瓶里取出一支玫瑰，摆拍，上传网络平台。行云流水般完成这一系列动作，我决定今晚就在这住。

今天，我就当成跟人拼酒店，必须睡回一半房费。

二

我跟 Susan 吐槽 AA 的事，她也闻所未闻。

Susan 说，她也不认识于超，回头帮我打听打听他的底细。

Susan 还说，「也不排除有的富二代极为痛恨『捞女』，他提出 AA，没准是在试探你呢。」

上次宴会的信息，就是 Susan 分享的。Susan 是我们「小台北拼单名媛群」的群主，她经常在群里发布各种宴会信息。有时，她还会分享一些实用的知识，比如各种一线品牌的新款、如何辨别 A 货和真货、如何快速记住车型和车牌号等等。她说，我们群的根本目的，是让大家从内而外、脱胎换骨般成为真正的白富美，从而嫁给配得上我们的人。我们的口号是：不结婚，不退群。

从我进群起，据我所知，已经有 4 个姐妹嫁了，嫁得都挺好，花园洋房住着，大奔开着，小日子过得可滋润了。

这种类型的宴会，我也参加过几次了。也不是没有男人愿意带我走，只不过要么年纪太老，要么颜值太低，我都没看上。几次下来，我都没有遇到合适的人。

「于超还真是我第一次在这种宴会上看对眼的人，竟然又发生了这种事——老实说，这事对我有点打击。」我说。

「你就是运气不太好，」Susan 说，「下次，争取下次。」

我最近恹恹的，除了在平台晒晒自己护肤、阅读、烹调的图片和视频，已经很久没参加群里的拼团活动了。

这天，群里居然有人退群，Tiffany。Tiffany 的中文名据说叫邵芙妮，她一向觉得自己的名字极有腔调。

我以为 Tiffany 嫁了高富帅，忙小窗问她什么时候办婚礼。谁想 Tiffany 发来一个无语的表情，配上一句「别提了」。我忙电话问她怎么回事。原来 Tiffany 最近挺倒霉，她在拼单局上遇到一个男人，全身上下名牌，开名车，住豪宅，颜值还不低。她一下就动心了，使出各种招数，男人上钩，两人恋爱一个月，火速求婚。这等好事，她当然答应。两人领证后，男人才对她坦白，除了身上穿的，他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。

我大惊，「房、车怎么可能都是假的？」

Tiffany 说：「车可以租，你忘了我们在租来的法拉利面前照相啦？房子嘛，也很容易。我这次就上套了，我还以为他是什么富二代，结果人就是一个房产中介！想想自己真是傻透了，居然在别人家的房子里面跟他睡觉！亏得没本简直！」

我问 Tiffany 预备怎么办。

Tiffany 叫起来：「离婚！必须离婚！他简直就是诈骗！」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慰她，只叮嘱她，离婚的话，财产要交割清楚。Tiffany 苦笑，「没啥交割的，因为两个人都没钱。他在死扛，怎么都不肯离！他竟然还骂我虚荣，我怎么就虚荣了？！」

我附和道：「没错。我们的原生家庭不够富裕，可是，那又怎样？我们一样可以分享好物，享受美好生活啊！谁让我们长得那么美呢？」

我不觉得 Tiffany 哪里做错了，我只是觉得，她的运气比我还差。我虽然热衷拼单，但我认为，我绝对是一个有底线的人。因为至少有几样东西，我打死都不会拼：内衣裤、口红、牙刷、别人的老公。

但 Tiffany 的事还是让我陷入了恐慌，我打电话问 Susan 知不知道她的事。Susan 在电话里冷笑，「谁让她不知道怎么识别真正的有钱人。自己道行不行，怪谁呢？」

我连忙虚心求教，怎么识别真正的有钱人。Susan 说，Tiffany 说的没错，有钱人的房、车、衣服、表，只要用心，都可以造假。甚至一个人体现出的见识，都可以培养。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的有钱，要看一些隐秘的地方。

Susan 叹了一口气，「真正的有钱人，一般都有许多国家的签证。」

我明白 Susan 的叹气声，多国签证这一点，恰恰是我们群的人所欠缺的。

「不过，我们哪儿有机会翻别人的签证呢？」我提出了疑问。

Susan 说：「那有钱人最怕什么，你知道吗？」

我说：「怕别人认为他们穷吧。」

Susan 哂笑，「有钱人最不怕的，就是被别人误解他们穷。因为他们对于金钱，有十足的底气。」

我问：「那有钱人就百毒不侵吗？」

Susan 说：「没有任何人完全没有缺点。有钱人最怕什么？最怕死。我认识的有钱人，平时吃东西，都只吃有机的。维生素、蛋白质、脂肪、碳水化合物.....各种元素的摄入都严格控制，精确计算——人家专门配了营养师的。他们锻炼身体，重视体检。私教，选贵的。体检套餐，选贵的。身体好的，用心保养。身体不好的，天价都要续命！你想想，澳门赌王最后那几年怎么过的，天价的医疗费，成群结队的护工——你信不信，如果我有办法能让他多活一年，问他要个 10 亿，绝对不是问题？」

Susan 的话让我重新陷入了思考，富人、怕死、健康、体检、体检套餐.....等等！于超不就年纪轻轻定了最贵的体检套餐吗？好像这个月的哪天他就要去体检了？他似乎还提到了一个医生？我拼命回忆，总算想起了医生的名字。上网搜索，这医生以前是三甲医院的内科主任，现在是一家私立医院的医生，专

门给有钱人定制体检计划。我想起那天晚上于超的种种表情、反应，甚至他的怠慢、他的斤斤计较.....啧啧，他应该是真正的有钱人，所以才不想配合我要小性！对，一定是这样！

三

我赶紧把于超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，万幸，他的朋友圈对我仍然可见。看来，他并没发现我把他拉黑了。怎么进行下一步呢？上一次闹得这么僵，直接微信回聊，太简单粗暴了，实在不是我的作风。打电话给那家私立医院，说朋友介绍，想定制他们的私人体检套餐。客服小姐很热情，问我是谁推荐的。我大言不惭地报上了于超的名字。客服小姐说：「于先生推荐的客户，那必然是好的。请您有空时来我们医院，当面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吧。」

第二天我去医院，到了前台，让填写一份问卷，然后介绍各种套餐，价格统统贵得离谱。思前想后，我打算选一个中等价位的。我安慰自己，就算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，这笔钱花得也值。我装作不经意的样子打听，「我记得于超这个月在你们医院有体检，他跟我说过，25号还是26号来着？」我掏出手机，装作查找通讯录，「这会儿他肯定在开会，打扰他似乎不大好。」

前台护士看了我一眼，忽然冷冷地说：「客户的信息我们不能随意泄露的。如果叶小姐想知道于先生的安排，请您自己跟他联系吧。」

自己跟他联系，还怎么营造不经意的偶遇，出其不意的缘分呢？真是的！我心里忍不住暗骂，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使的小

人。怎么办？难道蹲守吗？体检一般安排在上午，蹲守到 10 点他没来就下一天再来蹲？想了想，也不是不可以蹲。我回忆了一下，大致记得他在电话里提到的一个时间段，这个月 20 多号。到时候，借着预约的时机见到于超，没有比这更自然的偶遇了。

体检又不能拼，能省一笔是一笔。我对前台护士说：「那我过几天再来预约吧。」

由于要蹲守，必须得请假。对公司，我编的理由是奶奶去世，自己要奔丧，同时保证线上办公（社畜不容易）。事实上，我奶奶早就去世了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请假理由简直编得天衣无缝，毕竟我奶奶不可能从埋在墓园的骨灰盒里爬出来拆穿我。领导表示理解，假非常顺利就请到了。

从 20 号起，我每天一大早出门，猫在对面的咖啡厅，观察医院门口的动静。老实说，蹲守真不易！要起早赶早，要选取合适角度，要注意力集中，同时还要不引人注目。几天的蹲守，让我深深体会到了屌丝追女神的不易。好在，这个月 25 号，一辆天蓝色的保时捷停在了门口，我心头大喜，再认真一看车牌号码，于超的车无疑。

我火速地去咖啡馆的洗手间，补妆，整理头发。半个小时后，我又一次去医院前台咨询预约。这次运气好，换了一个前台护士，我问她要了一堆资料，说自己要考虑考虑。心里盘算着，这笔钱没准真不用花了，真好。

我一边跟护士说话，一边盯着出口。于超出来了，我看好时机跟护士再见，手里拿着资料走上去，他看到我，明显很吃惊的

样子，随后，又寒暄起来。

我道歉，「上一次真是不好意思，突发情况，以前从来没有过，干脆抽空来检查一下身体。」

于超也道歉，说心里一直挂念我，又埋怨我多么狠心，居然不主动联系他。他约我去附近的饭店吃西餐，主动提出让我拍照。想起上一次的不快，我有些扭捏，他却笑，「你不是网红博主吗？就当给我提供素材吧。」

那天我们没去酒店，但关系就这么缓和了。之后，我和他仿佛进入了新的篇章，三天两头都会约一次，听音乐会、看展览、吃西餐——每次都是他定地点，他付钱。准确来说，我从来没看到过他付钱，无论什么场合，他似乎都有票，我完全不用操心。上周末见面，他还送了我一个巴宝莉的黑色包包，虽说不是新款，我拿给 Susan 鉴定，Susan 说是正品无疑。老实说，相处下来，于超其实也没那么讨厌。我有点恍惚，最近的他，跟那晚提出让我 AA 房费的他，是同一个人吗？

这天，他晚上 10 点给我打电话，说自己心情不好，想让我陪他喝一杯。喝一杯，都是成年男女，天黑以后约见，什么意思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

我早想通了，男女的终极关系就是从思想到肉体，再从肉体到思想。（尽管很多人止步于思想到肉体。）再说了，如果不是上一次我对他怀疑，我们早就滚床单了——现在无非补课罢了。

镜前，我先用戴森吹风机吹头发，接着抹上雅诗兰黛粉底液，然后刷上一层纪梵希散粉，郑重地换上成套维密内衣，再套上 Gucci 羊毛法兰绒混纺连衣裙，最后，踩上 JIMMY CHOO 的高跟鞋——当然，这些都是拼来的，群里 10 个姐妹共用呢，大家都让我加油加油。

我见到于超时，他正在酒店的吧台独酌。我要了一杯 Cosmopolitan，《欲望都市》里女主最爱喝的那款。谁知我刚喝了一口，他就拽着我往电梯方向走。我没有阻拦，任由他把我带去房间。毕竟，该来的总得来。一进房间，他就抱着我吻，昏天黑地地，我半推半就，不由自主地回应。心动还是有点的。不过，我仍然保有最后的一丝理智，在全线退败时推开他，「你先去洗澡。」

「又洗澡？」于超的表情很无语。

我坚持。于超同意了。他从来都是这点好，不勉强人。他进卫生间了，我打开电视，等他洗澡。他的手机扔在床上，叮叮两声，居然是短信。我觉得好笑又纳闷，这年代，还有谁用短信啊？我本不想看他手机，叮叮叮，又是短信。

我按捺不住好奇，点开一看，什么？！竟然是团购信息的回执。

我彻底晕了。这.....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富二代吗？他不是有一个有钱的爹吗？他的房子、车、名牌衣服、表是真是假呢？如果是真的，为什么他还要拼团？但如果是假的，那他没可能装得那么大方啊？我正纳闷，他的手机来电了，显示「老婆」。鬼使神差，我把手机屏幕一滑，没出声。

电话那边传来「喂，老公啊——」吓得我心扑通扑通跳，赶紧把手机挂断。什么情况？真是撞鬼了哟，我什么都能拼，就是不跟人拼老公，但竟然，我还真拼了别人家的老公。

简直.....毁我一世英名！

这次，我打算问个水落石出。

于超从浴室里出来了，跟记忆中一模一样，白色大浴袍，大毛巾擦着头。现在看他，成熟中带着一丝油腻。

我冷笑，把他的手机往床上一扔，「哎哟，不知道于公子竟然还参加拼团啊？」

于超愣了一下，很快地反应过来，神情轻松地坐在床上，「看来，今天我们又没可能了。」

我看着他没说话。

他似乎满脸遗憾，「我就搞不懂了，为什么每次，我们的时机都不对？」

我双手抱臂，「这不是时机不时机的问题。」我忍不住提高声音控诉，「于超，你简直在诈骗！」

「我怎么就诈骗了？」

「好歹我拼的团还有点逼格，你拼的都是些啥团？X团你也拼？！X团就算了，拼夕夕你也拼？！」



于超露出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，「拼夕夕好用啊，尤其买一些小物件特别方便，难道你没用过吗？」

.....

过了几秒，我想到自己手里还有牌，「刚刚你老婆跟你打电话，你又准备怎么解释？」

于超拍拍床，示意我坐在他的旁边。我不愿意，他说：「放心。经过刚才那么一吵，我完全没有睡你的欲望了。我爸是有钱，可他已经破产了。我现在是打肿脸充胖子，在扮演高富帅呢。什么叫由奢入俭难？苦日子，我是过不了了。刚才打电话过来的老婆，我现在的金主。」

见我一脸不相信的表情，他又说，「她今年都 50 多了，我跟她什么关系，不必多解释了吧？」

我觉得难以置信，脱口而出：「那你为什么还开着保时捷呢？你为什么还假扮富二代呢？」

他翻了翻白眼：「小姐，越是艰难困苦的时候，越要面子上撑起来，这道理你都不懂吗？再说了，我爸之前的家底还行，只要我不说，熟人中根本没人怀疑我穷了。」

是吗？我满腹狐疑。

他扭过头，点了一支烟，侧脸似笑非笑。一瞬间，我又想起了王海！凭直觉，他不可能跟王海没有关系！今晚我索性全部挑

破，「不对。你长得太像我高中隔壁班的王海了，你跟他到底什么关系？」

于超哈哈一笑，说了一句似是而非的话：「庄周梦蝶。孰为蝶，孰为我？」

我想了想，一惊：「你真的是王海？！」

于超笑而不答。

什么？！他竟然真的是王海！那个贫困生！怎么从来没听其他同学说起过他的事，父亲发财、暴富，然后家道衰落，他本人沦落到被包养？这都是什么剧情啊？

在我消化他整个故事的时候，他说：「既然今天又没有睡成，不如还是 AA？」

四

当天晚上，我就跟原来的同学们打听王海。大家都很诧异，说他基本不跟任何同学往来，还问我怎么联系上的。我当然不能把这里的弯弯绕绕说出来，只好打着太极说最近在路上遇到了，「听人说他被富婆包养了，有这事吗？」

一连几个同学都说，什么呀！没这事。

我又问，那他结婚了吗？

大家都说，结婚了呀！而且听说他老婆有点厉害，不可能容忍他被什么富婆包养的。包养？简直天方夜谭，他那么富，还用

得着别人包养？

我简直气炸了。他有病啊？！没事在我面前做这些戏干什么？有钱人闲得无聊吗？呵，贵阳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我若是没碰到他就算了，如果我再碰到他，一定不能让他有好果子吃。

我把这前前后后的事情告诉了 Susan。Susan 说，「我正想提醒你，这人多半是已婚男人，要小心。毕竟，我们可是小台北名媛，当三儿，可不符合我们的身份。」

我愤愤地再次拉黑了他。

五

人生何处不相逢。

我又见到了于超，而且又是在一个拼单宴会上。他的旁边，挽着一个我的同龄人。美女，当然，眉眼斜挑着，有种凌厉的气质。

于超把我耍得那么惨，我当然不会放过教训他的机会。无论他有没有被包养，在新的女伴面前被提到「包养」两字，估计都不会给女伴造成好的印象吧。我迈着碎花小步扭到他们二人面前。

女人看着我，神色狐疑。

于超看着我，表情平静。

竟然毫无惧色？

我说：「你是，零花钱又不够用了吗？包养你的富婆呢，怎么没跟着你一起来？」他果然紧张了起来，对旁边的女伴说：

「不是，你别听她瞎说，你听我解释。」

女伴潇洒地一笑，「哟，怪不得你不许我跟着来，不来还不知道呢，原来你外面过着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。请问，包养你的富婆是谁呀？」

于超一迭声地赔罪，「回去说，回去说，好不好？」

他的女伴看着我，指着我说：「不，你就当着这位美女的面解释。」

我双手抱臂，等待一出好戏。

于超舔了舔嘴唇，没敢看我，只对着女人说：「我认识的唯一富婆，就是我亲妈。上个月我的手头不是有点紧嘛，我妈就给了我一笔钱。我跟我妈开玩笑，说她是包养我的富婆。如果你不信，你可以找我妈对质。老婆，早说了这种拼团的局子没意思，你就是不相信，我们还是回家吧。」

女人笑得若有所思，忽然看向我：「我觉得有意思。比如这位美女，你又是怎样认识我老公的？」

我大窘，没想到她真的是于超的老婆！好在我反应快，答：「我们是高中校友。」

女人转向于超，或者是王海，向他确认，「是吗？」

他点头。

我好想告诉他老婆他的所作所为，他在外面撩妹、拼团、恶作剧，他的一切一切，他的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，但我忍住了。唉，我怎么敢在这种场合说出发生的一切呢？而且还是在他老婆面前？没办法，我生生地把话咽了回去。怪谁好呢？只能怪自己点子不好吧。

我终于，彻彻底底地把于超拉黑，并且删除了。无论再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不会跟他联系了。并且，我决定，以后在任何场合遇到他，我只会做出一种反应：装作不认识。至于他为什么这么对我，我不愿去想，也懒得去想了。

什么？

我还拼团吗？拼啊！为什么不拼？就算拼不来男朋友、拼不来老公，也能拼一顿英伦风下午茶、一双几千块钱的丝袜、一张在阿斯顿·马丁面前甩着大波浪的照片……人生能有几次高光时刻？就算是拼来的高光时刻，那也是高光时刻啊。

有人说，我们拼团的女人虚荣。对，我承认，我们是虚荣，我们是爱秀。但试问，你们这些低调有内涵的人，难道你们见朋友时从没有特意打扮过吗？难道你们照相从来不 P 图吗？难道你们发朋友圈从来不，一次也没有，斟酌过文字吗？你们真的像你们自己认为的那么潇洒吗？

六

我的确用过「王海」这个名字。「王海」几乎贯穿了我整个求学时代，直到大学，我才改回出生时的名字于超。

据我妈说，我刚满4岁，我爸就出轨了他的女同事，也就是他后来的老婆，我妈口中的「那个狐狸精」。我爸为了她，狠心抛弃了我们这个家，跟我妈离婚了。从此，我妈对我爸恨之入骨，让我跟她姓王，又彻底把我的名字改了。我妈年轻时很偏激，她不准我爸来看我，我爸给我写的信一概烧掉，我爸寄的钱她一分没花全存着，她总念叨着，一有机会就砸我爸头上。我妈年轻时很苦，她一个人带我。我印象中，要么我是托儿所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孩子，要么我就直接被托送到我妈的同事家和邻居家里待着，等她下班。谁想到我上了大学，她忽然遇到了人生真爱——她现在的丈夫，曾经的中学同桌，一直视她为女神的叔叔，因为妻子去世得以跟她重续缘分。我妈也从多年来的紧绷中放松下来，周末跟着叔叔爬山钓鱼游泳散步，开始享受起生活了。

而我爸跟他后面的女人结婚至今，只有两个女儿，一直没有儿子。我爸传统，喜欢儿子。我上了大学以后，他来看了我很多次，有一次他对我说，希望我改回原来的名字「于超」，他认为取名这件事是个传承。这事对我妈，我并没有实话实说。我对她说，我们班叫王海的，加上我，一共有三个。好几个老师都分不清我们谁是谁，点名提问总觉得麻烦，老师对此不大高兴。

我妈同意了，我就又改回了「于超」这个名字。

怂吗？没有底线吗？对不起我妈吗？在我看来，答案都是不。我很清楚，靠自己的努力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买得起房子。生活如此艰难，有一个有钱的亲爹，为什么不相认呢？现在的我，房子、车子都有了，如果不是因为贵阳不靠海，我都想让我爸给我赞助一艘游艇玩玩呢。

那天，我一眼就看到了叶眉。她一开始完全不记得我。看她挑剔奇异果的样子，真是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我永远也忘不了，高二那年，我兴致勃勃地穿上我妈买的耐克，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叶眉他们班几个男同学嘲笑我的嘴脸。当然，叶眉这个虚荣的女人，当时也走在他们中间，多年过去了，我仍然清楚地记得从她那张势利的嘴里吐出的那句话——一看就是假货。

那次，本来我想睡了她，再狠狠地羞辱她。可惜，没有睡成。为了让她相信我，我特意叫了一瓶托卡伊贵腐甜白葡萄酒——幸好可以从酒店会员卡里扣。虽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吧，但还是肉痛。既然没睡成，我当然得把道具拿走。

后来，当我在医院门口再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还真吓了一跳。为了钱，她真是用心良苦。我以为，在那次 AA 事件后，她已经放弃我了。一个在朋友圈晒自己吃代餐减肥的女人，会有脑子专门去体检？一开始我就知道她体检是假的。那家医院，是我爸公司常年合作的医院，院长非要卖他人情，我爸就让我来检查了。否则，一般的三甲医院就有体检科，也有各种套餐可以选择，我何必大费周章呢？

我告诉叶眉我爸破产了，其实，并没有。我的确是货真价实的富二代。住的房子，开的车，穿的衣服，戴的手表，酒店的房卡，全部都是真的。至于拼团，叶眉遇见我的那次，是其他人拼的我的团。那次的情况是，办宴会的人认识我，直接邀请我参加了。我爸的钱不少，但大部分都投资在他的各种项目里了。而我自己的收入，也就是我自己家的经济大权，则被我老婆牢牢把控，每个月只留给我 2000 块钱。她的理由是，反正衣

食住行我都不用操心，全部给我准备好了，所以我的身上用不着放什么现金。

我老婆可真狠呐，2000 块钱什么概念？！贵阳号称西南小台北，2000 块钱，贵阳大学生的生活费都比这高哇！就这，她还指望我能时不时地给她惊喜——我还能给她啥惊喜？！

所以当叶眉发现我真的在拼团的时候，她的崩溃，我其实能理解。但我又怎么跟她说清楚里面的曲里拐弯呢？就算我说了，估计她也不相信吧！叶眉那种，消费能力远大于挣钱能力的假名媛，我从来都不喜欢，所以我要教训教训她。不过，现在我气消了，反而衷心祝福她，从今往后，能够拥有绝好的运气，拼到一个真正的高富帅老公。到时候，希望她能有我老婆的手段去管控。毕竟，假货一般遇到的也是假货。就算遇到了真货，很大概率，也是别人已经下手了的真货。

比如我。

注：

[1] Puttonyos 的简称，通常一个 Puttonyos 大约有 25 千克葡萄干。传统的酿造方法中，酒厂工人正是用这样的箩筐往原酒中（传统是 136 升的橡木桶）加葡萄干，筐数越多，最终的成酒越甜。

* 故事参考真实素材，有虚构创作。如有雷同，纯属巧合。

□ 毛小豆

该盐选专栏共 16 章，93% 未读

继续阅读



盐选专栏

城市爱情地图：爱上一个人，倾心一座城

毛小豆 等

共 16 节

会员专享 ¥19.00

发布于 03-09

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

